

探討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

篇名

探討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

作者

鄭凱豪。國立基隆高中。208 班

## 壹●前言

廖鴻基在《黑潮電子報－黑潮觀點》裡談到：「我們的血脈裡應該都還留存著藍澄澄的海洋因子。對於海洋，我們不是不曾擁有而只是遺忘罷了……」（註一）

海洋占了地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占地球的絕大部分，但是我們對她的了解僅限於皮毛，她神秘、浪漫、充滿了未知，其中蘊含了無盡的寶藏，是人們賴以維生的根源；近年來由於科技的發達，人類恣意的破壞景觀，濫捕、濫伐，使得自然生態被人類大肆破壞，全球氣溫暖化，對海洋生態影響甚鉅，環保議題因而覺醒，許多環保專家大聲疾呼：「要愛護環境，保護地球，尤其是海洋環境的維護。」台灣四面環海，與海洋有深切的關係，台灣的漁業發達，漁獲量更高居世界第一，海對我們來說更是充滿了感情，關心海洋、研究海洋是刻不容緩，要探索海洋就必須深入海洋。而以海洋為主題的作家－廖鴻基先生從小就對海洋有獨特的感情，更親自出海，深刻地觀察、體驗遠洋的生活，以豐富優美的詞句描寫海洋，直接間接啟動台灣海洋人文的復甦(註二)。

「海洋是我的家鄉，從那裡來，回那裡去……」（註三），就讀在海港之都高二學生的我，深受感動！似乎海洋的呼喚聲叫醒了沉醉的我，廖鴻基是誰？誰是廖鴻基？為什麼他鍾情於海洋？寫作了這麼多的海洋文學？引起我探討的動機－探討海洋文學作家－廖鴻基先生。

## 貳●正文

廖鴻基作品的特殊性在於以「海洋」為題材的寫作，更在於作者「討海人」的身分。1992年，35歲的廖鴻基出海捕魚，成為「討海人」，在這之前，他曾擔任水泥公司總務科庶務股的採購工作、印尼養蝦場監工、環保聯盟、縣議員助理與文宣；然而，人際的錯綜複雜、人世的紛擾、加上海洋的召喚，令廖鴻基從熟稔的土地逃離。此一逃離，成為廖鴻基自我發現之旅的起點，他重新審視自己的腳步，在海洋的包容之中，洗滌並淨化自己的靈魂。出航，成為一場意義深遠的儀式：鬱悶隨之化解、內在主體之啓蒙與重建、無邊際的想像與敘述的開展。自此，他開展的生命的嶄新扉頁，與海洋結下不解的情緣：1991至1996年間，寫出16篇以討海人與海洋魚群間因緣錯綜、情致雋永的作品，39歲時結集出版《討海人》一書，書中描寫的討海人生活，包括在五、六級風浪之中，人與浪競而逐鏢旗魚的過程、新船下水的海上習俗、海上的見聞感觸等。1996年召集「尋鯨小組」，參與「花蓮海域鯨豚調查」計畫，《鯨生鯨世》即是結案報告，內容為一系列散文小說及報導文學作品。這些親海經驗促使廖鴻基規畫賞鯨活動，隔年於花蓮石梯港推出第一艘賞鯨船，擔任海洋生態解說員。1998年創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希望能以具體行動關懷台灣海洋人文生態環境。此後成為享譽一時

的海洋文學作家，積極地投入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書寫的工作之中。(註四)

從小與海接觸的經歷讓他認識海洋，他熱愛土地也擁抱海洋，在成為專業討海人之後，他開始關心海洋生態的問題，他書寫海洋，冀望以文學的鑰匙打開大眾冷漠的心，讓人群關注並保護海洋；他組成「台灣尋鯨小組」，透過觀察鯨類生態，他看到海洋最美、最良善的人魚互動；他更發起「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積極投入海洋生態保育、教育之工作。廖鴻基看待海洋的眼神是深情與細膩的，他的作品涵蓋散文、小說與報導文學，字字句句皆凸顯他對海洋的深情，對海洋環境、生態、文化的關懷。他是當代重要的海洋文學作家，論者甚至以「海洋文學的開拓者」來期許廖鴻基，這位作家以心靈深刻的觀察來品味人生、體會海洋，他歷時性的創作軌跡正呼應了廖鴻基的海洋經驗與理念：早期書寫討海生活的篇章，多以海洋經驗的分享、海洋心情的抒發為主；隨著對海洋問題愈發關切，文中往往亦隱含著對海洋生態保育的關懷及呼籲。在廖鴻基的文學作品之中蘊藏了廣闊的海洋，也豐富的人生省思與人文觀照，內在的情感驅動他寫下對海洋的情感與厚愛，並用海洋視野反觀「人」的存在，找人與海洋合諧並存的可能。

(註五)

廖鴻基作品以海洋書寫為主，得獎作品很多：〈丁挽〉—中國時報散文評審獎、〈鐵魚〉—中國時報散文評審獎、〈三月三樣三〉—吳濁流小說正獎、《討海人》—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鯨生鯨世》—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1988年第一屆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獎」。著作：《討海人》、《鯨生鯨世》、《漂流監獄》、《來自深海》、《尋找一座島嶼》、《山海小城》、《海洋遊俠》、《台11線藍色太平洋》、《漂島》、《腳跡船痕》、《海天浮沉》、《領土出航》、《台灣島巡禮》。

廖鴻基立足於海洋生活的文字書寫，多來自實際生活的體驗，他與海洋的關係建立在其變動的身分上，而在他每一次身份轉變之際，他的寫作文風亦隨之質變，創作觀呈現不同時期之丕變，故吳明益即由他身份的轉變及其環境倫理觀的轉折，將其書寫分為「討海人」、「尋鯨人」、「護鯨人」等三階段。此分期法確能掌握廖鴻基寫作手法之轉變，只是筆者認為由於廖鴻基觀察之面向不僅侷限於「鯨豚」，故第三階段改為「護海人」，則更為貼切。廖鴻基面對海洋，具有三重身分、三個階段的交替與重疊——「討海人」、「尋鯨人」、「護海人」，而在這歷時性的轉變之中，他有著更深層的陸海界面觀。在討海人時期，廖鴻基從陸地到海洋，他面臨到人生的轉折與抉擇，面對家人的質疑與責難，經過想放棄卻堅持的心路歷程，他毅然地留在海上，因為「出航」在其心目中正意味著「回歸」。「出港，變成是種歸來；進港上岸反而是種離開。討海人在「上去、下來」的語意中，是否已經透露出——海洋是討海人真正的家園。」(註六)

討海，離開陸地的現實，進入海洋的自由與浪漫。廖鴻基放棄以陸地為中心的主體思想，選擇聆聽海洋的聲音，放棄在陸地所承受的苦悶。遠離陸地，顯然源於陸地上複雜的人事關係使他「想逃」，只是廖鴻基的逃避並未指向虛無，而是走向一個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並欲藉此一理想世界來超越現實秩序，這正是蕭義玲提出廖鴻基作品中呈現的「烏托邦特質」。廖鴻基在《討海人》之中提及他與海湧伯的一段對話：

「少年家，為什麼出來討海？」…「為著魚，還是為著海？」  
為著魚是生活，為了海是心情。……在海上，我感受到任性的自由和解放，  
那最原始的人性得以在這裡掙脫束縛無遮無藏。我迷戀海洋，也迷戀海裡的  
魚群。(註七)

海上的確不同於陸地，海上遼無遮攔，船隻以能任意遨遊在無限寬廣和無限驚奇的海洋上，對廖鴻基而言，海洋紓解了岸上人對人眼對眼的擁擠世界，一個甲板往往就是一個王國，出海後，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單純和原始，一切規範、制度等種種人為的樊籬，都被打破、修改和重建。岸上，有人世的紛擾、人為的藩籬，或許是對政治或對人情的心灰意冷，使得他主體的歸屬轉移至無邊無垠的遼寬海洋。細觀廖鴻基出海的內在動機，可大分為二：一是逃離與出走，二是海洋的召喚。《漂島》引用 Jonathan Raban 的說法，指出「居住在空間過於狹窄、人口過度擁擠、煙塵過度瀰漫、處處文明、處處人工化環境的現代人，多少都患了幽閉恐懼症，由於已經沒有荒野可供現代人以英雄式的孤獨來進行自我淨化的儀式。」他選擇離岸出航，他選擇海洋作為他的「荒野」、作為他自我淨化、自我療癒的場域，「逃離」似乎是他不得不的選擇。(註七)

華裔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分析「逃避主義」，他說「一個人在受到壓迫的時候，或者是無法把握不確定的現實的時候，一定會迫切地希望遷往他處。」這就是不自覺產生的逃避心理，但「在想如何逃避時，也可以說是如何去克服，思量如何逃避其實也是一種創造，使得膠著的現狀產生新的風景。所以逃避的過程也是創造的過程。」段義孚將「逃避」此一看似貶抑的辭彙，做了正面的詮解，他將逃避心理視為推動人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創造與進步的動力，而當廖鴻基受囿於人情之鎖鏈時，他選擇「逃向自然」，他說，「很長一段時間，我寧可選擇淒寒險惡的荒野風雨，寧可面對沉默幽暗的海隅，也不願意回頭人世的紛擾。」在一次訪談中廖鴻基細膩地說明這一段逃避的心路歷程：

「有一段時間我相當苦悶，工作、人際關係都遇到挫折，我知道必須有一個排解的方法。於是我常以苦行僧的方式，帶著水和雨衣走海邊，規定自己在這三五天內不能上岸，在海邊走著走著……幾天不說話後，開始自言自語，開始唱歌。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當你開始跟自己說話，就是你開始思考的時候。走著講著，海浪的聲音，海鳥叫的聲音都出現了。海浪的聲音雖然一直都在，

但我現在才聽到它，它開始給予我回應。聽久了，彷彿它在給我答案，它在跟我對談。」(註八)

面對生命的挫敗，他首先用腳跡步履行走在高山山徑、海岸線上。在假日，也常數天在灘上度過，讓滾滾濤聲一層層覆蓋他心中的塵囂與雜念，雖然「心裡明白，這都不過是暫時的逃離，人群社會畢竟還是現實的家園，就像飛魚被追得急迫而暫時飛離海面，終究還是得回到海裡。」就在這暫時逃避的空間，他感知到另一個世界隱約的存在，這非同於【陸地／岸上】的世界，即是【海洋／海岸／非現實／理想／自身安頓之所在】。如此的逃離，讓他在生命的困頓之中，找到出路，找到方法克服，找到轉向的可能與勇氣，他遠離陸地的過程，從「逃避」到「覺醒」，而這段「覺醒」過程正是段義孚所言之「文化創造與進步的過程」。面對困境，選擇堅持，以毅力與耐心克服，絕對是一種可行的選擇，但是，許多時候，卻必須選擇「轉彎」，才能開創新局，若非逃離，廖鴻基難以有如此寬廣的生命境界。

除了逃離和出走，廖鴻基在言及出海的原因——「海洋的召喚」。他在〈走不完的海灘路〉中，記寫他從「陸地」走向「海洋」的意識覺醒過程：

「有一次我在海灘行走了三天三夜，沒有碰到一個人，沒有開口講一句話……

濃厚黑雲陡然裂出一束光柱，圈照海面，如天神撥雲窺探。海面一圈亮白，如凸透鏡聚焦了世間殘留的所有光明，我恍如看到海面魚鱗湧動，在暴風雨摔下前爭食這道上天垂引的光。雨水夾帶砂粒密密撲下，光圈收束，天國的門已緊緊關閉，我得留在這個世界掙扎。風雨狂暴地撕扯我的雨衣，天昏地暗，海面漆黑朦朧，浪聲震撼，我終於聽到海洋的呼喚——「來我的懷裡：當一條魚……」(註九)

這段「宛如先知蒙受上帝召喚的過程，是敘事者在文本中敘述其如何從陸地走入海洋的關鍵」，彷彿出航的船笛聲在他心中響起，他終於能夠吟唱一首生命之歌，開始面對自己，與自己對話，開始聆聽海洋，找到心目中理想境界，這皆來自海洋謎樣、直接、多情的召喚。生活在山海花蓮，廖鴻基自幼即「播下了海的印象」，也曾在少年時期許下出海航行的願望，在他討海之後，他在海上感受到人與自然人與海洋的之間一種簡單和直接的關係，他說「陸地上複雜的人際關係僅存我與海湧伯單純的同舟情誼，剩下的就是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那勿需語言，勿需技巧，嚴肅而直接的關係。」回到海洋之後，他成功地減緩他繁忙緊湊的生活步調、簡化紛雜的人世塵俗，他用美學的角度來謳歌海洋：

「船隻出港後朝外海急駛，藍天鋪張高漲，白雲落在天邊如沉澱的棉絮；岸上山嶺漸漸矮作遠遠一抹濛藍色的灌木叢，海水墨墨深沉，除了偶爾潮弄在海面的白沫水花，剩下的光采僅僅海面反射的陽光亮點。」(註十)

海的壯美、魚的親切，在他的眼中、心中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成為在日出之際，海景的場景之一，不再是觀眾，而是參與者，人與海洋在地理場域上合一，在心靈上相契。「海水裡並不寂寞，耳膜上嘩嘩剝剝如砂粒翻炒，魚群如銀光晃閃，梳過我的頭髮梳過我的身體。我越來越覺得自己適合當一條魚。」海洋的召喚讓他想要成為一尾泅泳在大海中的魚，向大海許諾之後，他宛如重獲新生。他拾回生活的動力，認真又熱情地生活，紀錄漁民兄弟如波峰波谷精彩的海上生活故事，與巨鯨海上並游、與海豚嬉戲，他感受到海上夥伴人世間難得的真情，「擁有這輩子不曾有過的感動和幸福。」

他用哲學的眼光來看海洋，謙卑地向海洋學習，超越在岸上所面對的挫敗：「終於能夠理解，人世如面貌複合的海洋，有時讓人沉迷於欲死的溫柔，有時暴戾使人膽裂顫慄。美麗、醜陋，仁慈、兇殘，光明、黑暗，是大海既對立且融合的本質。人世亦然。(註十一)

一種坦然、一種開闊、一種從海闊天空之中培養出的豁達與放下，海洋以她本身的豐富與美麗、詭譎與嚴肅，向廖鴻基召喚、啓示真理。對於海洋他有一種原鄉情緣，屢屢以戀人、知音、與母親來喻況海洋，強調出他對海洋深深的迷戀。「她握住了我心底最深沈的感情，像是與母親間與生俱有的血緣親情，也像是戀人，湧岸的浪濤一波波建構彼此的情愛。」不勝枚舉的浪漫文字傾訴，傾吐他向海洋奔赴的義無反顧。因此賴芳伶就認為「廖鴻基這些淒厲柔美的身心震盪與文字圖像紀錄，乃源自生命最底層的原始欲力，一直綰結著他揮之不去的廣義的愛情鄉愁。」對海洋的愛至深至堅，受到海洋蓄蘊的無窮魔力的召喚，他說：「出港，變成是種歸來；進港上岸反而是種離開。」從「逃離」到「回歸」，從徬徨受挫到篤定堅持，從存在僵局到自我放逐，終於找到自我安頓的空間與定位，這一段生命之旅走得波折艱辛，卻也驚喜無限。在廖鴻基的海洋書寫之中所透露的，是他成長蛻變的軌跡，這使他的文字跨越了自然寫作的界線、跨出知性紀實的範疇，展現出濃厚的象徵意義——一次生命的啓蒙之旅。他說：

「海洋成為我生命最貼切的隱喻，讓我在不同的階段得以有不同的詮釋。年輕時走海灘，曾慨然落淚對著大海訴情：海洋是我的故鄉，從哪裡來，回哪裡去。」(註十二)

陸上／岸上的世界因為苦苦逃離而漫漫擴張，因為堅持追尋，而讓滄桑的腳跡得以轉換為船痕泊靠大海繽紛的花朵。他在每一次航海回來，就開始期待下回更遙遠、更壯闊、更驚奇的航程。「她（海洋）的懷抱一旦融入，想望就融為無止盡的舷際波濤。」就在他的身分轉變的同時，廖鴻基的歸屬與認同也自「陸／岸上」遁逃到「海洋」之中，將海洋風光、海洋視野帶回陸地，興起海洋文化的新焦點。(註十三)

綜觀目前關於廖鴻基的評論、研究，大多集中於以下面向：一是文本定義的釐清，討論廖鴻基書寫的初步義界；另一是文本發展的主要脈絡，以特定議題切入，深入探索文本之內在理路。頗有可觀，這類學術論述對應於教學現場之際，頗能幫助教師深入了解文本、了解廖鴻基海洋書寫之文學史定位，但筆者認為對學生而言，這些學術的研究則過於深奧了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學會關心」(Learning to Concern)為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改革綱領，學生應要能學會「關心」，關心自己身心、關心家庭、關心朋友、關心他人、社會、國家、生態環境、人權、其他物種、地球上的生存條件、真理、知識與學習等等。學生探索生命的意義、開闊人文的視野，並學習用心生活，關懷生活事件與環境議題，進而建立自我，面對學生，教師的使命不只在詳細梳理文本，更要透過文學傳承文化，幫助學生看到文學裡的精髓——人文觀照與生命思索。生命思考、關懷環境是廖鴻基海洋書寫的深層動機，筆者在備課之時，詳讀廖鴻基諸多文本，深深被其海洋文化的使命感撼動，他要「以島嶼原本豐美但已退潮的海洋文化，架構更多島嶼和海洋間的橋樑」，其建構海洋台灣的視野與企圖，不論對於拓寬台灣文學的領域，或就生態環境的保育來說，均彌足珍貴。因此本論文將爬梳尋繹廖鴻基的海洋書寫所呈現之人文觀照、海洋情感，期能裨補教學，讓學生能發展培養人文關懷之思考，批判反省人的價值、存在意義和生活方式，洞察生命價值觀。(註十四)

## 參●結論

台灣為四面環海的「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但在傳統散文書寫之中，海洋常只扮演配角甚至缺席。廖鴻基的海洋，除了是他書寫的題材，更是更深層的人文思考的起點。當他呈現出歷時性的身分轉變與文學發展脈絡時，他正進入一個重建自我並發覺自我的生命里程。在他的身分轉變的同時，他的歸屬與認同先從「陸地、岸上」遁逃到「海洋」之中，經過海洋的洗禮與滌淨，他恢復新生，從「海洋」再回到「岸上」，但這一次則將海洋風光、海洋視野帶回陸地，興起海洋文化的新焦點。離開，是為了回到人間，為了要從此擁有一種新的注視，一種新的言說的可能。這趟重建主體的旅程，兩次的「離開」都讓他開創出不同的生命境界來。站立在海岸邊緣的廖鴻基，對台灣遂有了全新的敘述方式，他這一階段的書寫與社會實踐，無疑是在搭起一座「海洋與台灣的橋樑」。

在廖鴻基的海洋書寫之中所透露的，是他成長蛻變的軌跡，這使他的文字跨越了自然寫作的界線、跨出知性紀實的範疇，展現出濃厚的象徵意義：「次生命的啓蒙之旅。」海洋成為他生命最貼切的隱喻，讓他在不同的階段得以有不同的詮釋。在前三十歲的生命裡，他遭遇到生命的困頓，於是他選擇逃離，讓他在生命的困頓之中，找到出路，找到方法克服，找到轉向的可能與勇氣，他遠離陸地的過程，從「逃避」到「覺醒」，進而進入「文化創造與進步的過程」，在這暫時逃避的空間，他更感知到另一個世界隱約的存在，這非同於陸地的世界，即是海洋理想

的自身安頓之所在。在面對搏海與護海的自我定位衝突時，廖鴻基再一次經歷了生命的啓蒙之旅，他選擇以「尋鯨人」的身分定位自己，並更深化擴大對海洋的熱愛，持續海洋資源的調查與記錄，並推廣保護海洋環境的觀念。他的「地方感」巧妙又特殊的建立在「海洋」與「島嶼」兩端，似是矛盾失序，但他以串連海洋與陸地為使命的職志，則使其內在理緒達到巧妙的平衡，於是他選擇用「腳跡和船痕」建造一作連結島嶼與海洋的橋。他更決定以他的文字做為擺盪的小舟，引介海洋文化之美給千萬人，以繽紛的海洋生態之美、繁複多樣的海域環境，架構更多道島嶼和海洋間的橋樑帶著一股最初也最美的悸動。生命夢想的真切追尋，海洋如夢的召喚，是廖鴻基的海洋書寫中最關鍵的經歷，而他也把這種領會化做對人的邀約，帶著豐沛的情感來看海、看陸、看人世，流露出人海定位、鯨豚觀察、生命檢討、環保關懷等人文的精神，盪漾在台灣山海風光的人們心境之中。

#### 肆●引註資料

註一、廖鴻基《黑潮電子報－黑潮觀點》

註二、賴芳伶 穿越邊界－廖鴻基流動的海洋書寫前言

註三、廖鴻基：《腳跡船痕》，頁 288

註四、邱珮萱《原鄉》以夏曼·藍波安和廖鴻基的海洋散文為例

註五、吳明益《以書寫解放自然－台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頁 544

註六、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32 期

註七、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 32 期

註八、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32 期

註九、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32 期

註十、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32 期

註十一、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32 期

註十二、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32 期

註十三、蕭義玲〈解讀廖鴻基海洋寫作的一個面向〉，《興大人文學報》第32 期

註十四、楊華妙〈海洋的呼喚——閱讀廖鴻基〉《更生日報》第十三版